

日本推理
名家名作选萃

锁闭之城

〔日〕森村诚一等著

徐明中译

一个嗜血的恶徒 一伙阴险的魔鬼
一幕罪恶的勾结 一场连续的杀戮

文匯出版社

东
斗
借



日本推理
名家名作选萃

锁闭之城

[日] 森村诚一 等著

徐明中 译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锁闭之城 / (日) 森村诚一等著 ; 徐明中译 . — 上海 :
文汇出版社 , 2018.4

(日本推理名家名作选萃)

ISBN 978-7-5496-2507-9

I . ① 锁… II . ① 森… ② 徐… III . ① 推理小说—小说
集—日本—现代 IV . ①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50810 号

锁闭之城

责任编辑 / 戴 铮

封面装帧 / 黄晨伟

出 版 人 / 桂国强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政编码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 上海歆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上海宝山译文印刷厂

版 次 / 2018年5月第1版

印 次 /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890 × 1240 1/32

字 数 / 170千

印 张 / 7.125

书 号 / ISBN 978 - 7-5496-2507-9

定 价 / 28.00元

目 录

锁闭之城（森村诚一）

001

黄雀的盛宴（大石值纪）

161

邻家小屋（赤川次郎）

190

锁闭之城

(日) 森村诚一

序

“现在怎么还有这种不守规定的家伙！”辻桥基男皱起眉头咕哝道。

垃圾堆集点里，一只纸板箱没有区分地装着空瓶子和空罐头等杂物。

今天是“可燃性垃圾收集日”，不是“非可燃性垃圾收集日”。非可燃性垃圾分金属类和玻璃类两个大类，如果有人擅自违反了规定，混淆分类，不但那些垃圾不予收集，当事人还将受到都清管局和街道自治会的严重警告。

从杂乱的垃圾物品来看，似乎是年轻的独身男子的生活用品，其中的空酒瓶和快速食品的包装盒特别显眼。

辻桥离开垃圾堆集点不久又返回来，准备进一步调查垃圾的物品去提醒当事人。他是公寓自治会的负责人，负有严格监管的责任。

他的目的是寻找乱扔垃圾的主人，对垃圾本身没有多大兴趣。如果在垃圾中发现废弃的申请书或者旧信封之类的物件，就能搞清楚当事人的姓名。

没过一会儿，辻桥就发现纸板箱上贴着一张写着收件人姓名的纸条。收件人名叫“古川美保子”，住在相邻的住宅区。纸条上甚至还详细地写着电话号码，寄件单位是通信销售公司。

辻桥想不起相邻住宅区里有这个叫古川美保子的人，估计是她拜访住在这个公寓的熟人时留下了自己的纸板箱。于是，他记下了收件人的电话号码，晚上直接给对方打了电话。

电话一拨就通，接电话的是一个年轻女人，辻桥估计就是古川美保子。

“请问是古川美保子吗？”

“我就是。”对方的回答很干脆。

“我想冒昧地问一下，你知道广尾小区吗？”

“知道……噢，我不太熟悉。”

美保子的声音里明显地带着困惑的意味，但辻桥从对方的音调变化里感到她应该很熟悉那儿。

为了谨慎起见，辻桥又问：“您是否有熟人住在那儿？”

“您打电话来有什么事？”古川怯生生地问着，似乎产生了警戒心。

“我是广尾小区自治会的负责人，在小区垃圾堆集点里发现一只贴着你名字纸条的纸板箱，里面装着违反垃圾收集规定的垃圾，所以感到很为难，也许是你的熟人或者朋友使用这只纸板箱无序地倾倒了垃圾，你能否提醒他不要这样做？”辻桥说得很客气，他认为这不算侵害他人的隐私，只是根据丢弃的纸板箱上纸条的线索打个电话问问而已。

“我在广尾没有朋友，但知道接受这个纸板箱的人，我会提醒他的。给你们添麻烦了，实在对不起。”古川爽快地表示了歉意。

显然，她知道那个乱扔垃圾的人，只是不想公开那个人的身份。

广尾小区是高级公寓住宅区，居民都是富裕阶层的人士，古川美保子说的那个人很可能就是她的男友。但辻桥对她的男友没兴趣，只是想制止违反规定的乱扔垃圾现象。

也许古川美保子发挥了作用，自从打了这个电话之后，乱扔垃圾的现象突然消失了。

第一章

1

淳子气得柳眉倒竖，“你说，我和蚕哪个更重要？”

“这怎能相比呢？”宫路弘之看到妻子愤怒的脸色，慌忙把养蚕箱藏起来。

“我知道，在你的眼里我算不了什么，你更喜欢那种气味难闻的虫子，不如干脆和虫子结婚好了！”妻子越说越气，几乎要歇斯底里大发作了。

宫路小声地回答：“哪有人把老婆和蚕做比较的？养蚕是我研究的课题。”

“我管你什么课题不课题，从今以后家里不许再出现这种可恶的虫子！”

“没办法，我必须每天对它进行观察。”

“如果你一定要把虫子带进家，我就马上离开！”

“只要再花一点时间，新的品种马上就出来了，你就不能稍许忍耐一下吗？”宫路像哄一个不明事理的小孩那样说道。

“不行！我一秒钟都忍不下去了，只要晚上听到那个虫子吃桑叶时发出的‘沙，沙’声，简直就要发疯了。还有那种难闻的气

味，现在家里都是这种气味，我的全身也是，再也不敢见人了。”

“对不起！”

“说声‘对不起’有什么用？现在必须离开这种肮脏的虫子！”

“不要说它肮脏，你喜欢的丝绸就是用这种虫子吐出来的丝织成的。”

淳子一时哑口无言，但很快找出新的理由回敬：“制成品和原料没有必然的关系，你也一样，说鳗鱼像蛇一样很讨厌，不是照样很喜欢吃鳗鱼盖浇饭吗？”

“我明白了，从今以后再也不把蚕带到家里来。”

宫路做出这样的让步后平息了家庭的风波。但是这样的局面没有维持几天就出现了决定性的大分裂，因为淳子把宫路偷偷带入的养蚕箱当作垃圾扔掉了。从早晨开始，宫路发觉养蚕箱不见了，急得在家中四处寻找。他记得昨晚是放在储藏室的角落里的，现在却神奇地消失了。

虽然是偷偷地带进家里的，但到了这个时候，他不得不硬着头皮问妻子。

“哦，是那只害虫箱吗？我已经把它扔掉了。”淳子若无其事地回答。

“你说什么？！”宫路快气疯了，那是多么宝贵的标本啊。

他慌忙奔向垃圾堆放场，可惜迟了一步，收集垃圾的垃圾车已经开走了。宫路还不死心，又直接给管辖的清洁事务所打电话询问，对方说那车垃圾已经送去焚烧场了。

“你自己干了什么？那是几百个品种经过交配后才得到的珍贵标本。”宫路气咻咻地责问妻子。

“我才不管呢，不是说好不把那种虫子带进家吗？”淳子依然满不在乎。

“难道什么东西都可以随便扔掉吗？那个蚕的标本倾注了我极大的心血。”

“对我来说它只是一种肮脏的虫子。”

“你是我的妻子，对丈夫的工作多少有点理解好不好？”

“是你违约在先，怪不得我。原以为你是个将来很有前途的学者才和你结婚的，没想到你在研究这种怪味的害虫。早知道这样，当初真不该结婚了。”

“像你这种女人根本没资格做我的妻子。”

“你终于说出真心话了，果然虫子比我还宝贵。现在更明白了。”

“有你这种女人做我的妻子真感到羞耻。”

“彼此彼此吧。我的行李以后会来取的，这种肮脏的家再也不想待了。”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吵，淳子当场负气离家出走了。他们的婚姻生活还不到两年，淳子离开夫家也没有什么顾虑，因为她富裕的娘家就在附近。

也许刚结婚的时候就有了这种不祥的预感，尽管凭借自己惊人的美貌（宫路后来才知道妻子做过整容手术）骗取了婚姻，但她那种渗透在骨子里的爱慕虚荣的性格却无法使贫穷的学者丈夫唯命是从。丈夫的收入不高，但她外出都乘高档的包租小汽车，后来干脆叫娘家为她买了一辆进口跑车。

他们还没有孩子，淳子却雇了一名短工来帮助料理家务。外出旅行也要乘高档的列车车厢，看戏要坐贵宾席，还时常去一流的餐厅享用最高级的料理。

宫路的性格和妻子格格不入，讨厌这种花钱如流水的生活方式。

这个家庭之所以能别别扭扭地维持到现在，完全是淳子娘家慷慨资助的结果，不但支持他们家庭的日常花销，支持宫路的研

究费用，甚至还说要支持他们买一套新居。幸亏宫路强调买房以我为主，坚持住在公司分配的居所，到了离婚时才体现出这种先见之明。

宫路很想和妻子就此离婚了结，诚如妻子所言，他爱蚕胜过爱妻子。淳子正是看穿了这一点，所以更加厌恶这种可恶的虫子。宫路是都下的农大农学系昆虫研究室的研究员，现为农大的讲师。他研究的课题就是蚕，目前正在拼命地努力，争取通过蚕的交配培育出能吃卷心菜长大的新蚕种。没想到接近成功的新蚕种标本却被淳子当垃圾扔掉了，所幸研究室里还保存着一部分标本，挽救了迄今为止孜孜以求的研究成果。

“我的理想就是在家里建一个具有完全空调的养蚕室。”宫路轻轻地自语道。蚕通过蚕子孵化后，须经过幼蚕、壮蚕、蚕蛹的生命循环，其间需要合适精准的温度、湿度和气流的交换。为了在自己家里观察标本的饲育，需要安装和蚕生长匹配的带有空调的自动饲育装置。由于研究员的薪水微薄，根本无法在家里安装这样昂贵的设备，只能随着蚕的成长，用手工来调节温度、湿度和气流的交换。因此，对于宫路的辛勤工作，素来讨厌这种“害虫”的淳子实在无法理解，以致对丈夫产生了“到底是喜欢我还是喜欢虫子”的怨怼。

但是，宫路并没有顾及淳子的情绪，反而更痴迷于蚕的饲育和研究。

和淳子分手后，宫路就能放下心和蚕的饲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他非常喜欢养蚕，从小就出生在一个蚕农的家庭，几乎伴随着家里的养蚕事业长大成人。

小时候他就帮助父母养蚕，一天要喂好多次新鲜的桑叶，很喜欢跪在养蚕室的地板上，倾听着成千上万的蚕宝宝吃桑叶时发出的犹如海潮般的声音，就是连续听几个小时也不感到满足。蚕

的食欲很旺盛，一天至少要喂十次以上的桑叶，宫路一次不落地跟着父母去养蚕室喂桑叶，难怪父母会笑着说：“这孩子简直是天生养蚕的料！”

2

“和这种男人结婚，真是倒了一辈子的霉。我可被他骗惨了。”

躺在床上的淳子一边恣意地伸展着喜欢激烈情事的肢体，一边气愤地说道。

她和宫路结婚还不满两年，没有生过孩子的身体洁白如玉，光滑的皮肤富有弹性，具备了一个成熟女人所拥有的魅力。这样的女人正处于性欲旺盛时期，不管和怎样的男人做爱都不会一时感到满足。

“不过，这种倒霉的婚姻已经过去了，你也得到了充分的补偿。”

津村繁邪恶地看着这个肉体被自己充分享受的女人，就像一个虽然撑满肚皮，却还想大快朵颐的美食家。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淳子目光锐利地横了他一眼。

“我是说你已经和我相识相爱了。”

“啊，你就知道做爱。但我也不后悔，男女之情就是这么一回事。”

“除了性交之外，你觉得丈夫还是不错的吧？”津村不无醋意地问道。

他不明白淳子说的那段倒霉的婚姻到底是指什么，进而对两年间独占这个漂亮女人肉体的丈夫产生了强烈的妒忌心。

淳子叹了一口气，“其实，除了讨厌的虫子，我对他也没有不满意的。”

“虫子？”

“他是研究蚕的学者，喜欢蚕胜过喜欢我。”

“难道蚕比男女间的性交还有趣吗？”

“浑蛋！你就忘不了这事！”

“我不可以回味那种美妙吗？”

“我讨厌你老是纠缠这个。你是你，他是他。”

“那我可以向你提出结婚的请求吗？”

“这个主意倒不错，但还得慎重一点，我刚离婚不久，在法律上还不能马上结婚。我国的民法规定，女性在离婚后半年内不得结婚。”

“是吗？这岂不是摆明了要为前夫‘服丧’吗？”

“是‘服丧’，对离婚的女人来说就像‘服丧’一样。不过，我丝毫没有‘服丧’的感觉。”说到这里，淳子的眼中露出了淫邪的光。

“在形式上的丧期满了之后，请务必和我结婚！”

“我会考虑的，我是个需要花钱的女人！”

“我自信比你那个养蚕的前夫更会赚钱。”

“那就拜托了，拜托你再给我一次强刺激！”淳子微笑着，刚经过情事的肌肤似乎又显出诱惑的光泽。

“啊，你简直是个无底洞！”津村虽然有些吃惊，依然情绪亢奋地回应道。

3

淳子是在津村工作的车店购买进口跑车时和他相识的。此后，津村又利用售后服务的机会上门拜访了淳子。

这个颇有手腕的推销员很擅长玩弄女人，现在在一个女顾客

的家里过着半同居的生活，堂而皇之地每天从女顾客的家去车店上班。

对津村来说，独身是他推销汽车的锐利武器，曾有一个老处女因为迷恋他而一口气买了好几辆车。但是，自从认识淳子后，两人很快就坠落了热恋的情网，津村甚至为了与淳子结婚，甘愿抛弃独身的武器。

尽管两人经常相聚做爱，但淳子不允许津村擅自给她打电话或者直接上门，必须由她打电话通知才行，似乎还有不许津村进入的禁区。

在津村的眼中，淳子无疑是个亟须男人抚慰的女人。离婚后，她干着轻松的化妆品销售员工作，一人潇洒地住在高级公寓里。但淳子从没有叫他单独去过那儿，两人的幽会总是在郊外的情人旅馆。因此，津村觉得淳子的住所里一定有别的男子出入，为了避免尴尬才有意不叫自己去她的家里。

显然，到自己家和到情人旅馆的性伙伴是不同的，津村虽然觉得自己和淳子的关系亲密无间，远远超过以往的露水夫妻。但是，除他之外，还有一个更使淳子曲意奉承的男人。每想到此，津村妒忌得简直要发疯了。

是的，她一定有别的男人了，所以对自己的求婚一直不肯明确地答复，她不是为了在六个月禁婚期内苦苦地等待我，也许就是为了那个男人。

他痛苦地想着，突然产生了要阻止那个神秘男人和淳子继续来往的冲动。

作为一个男子汉有自己的尊严，他觉得这样的尴尬处境实在有失脸面，所以决定私闯淳子的住所，彻底打破她的禁令。

淳子住在目黑区的一栋高级公寓里。照理说，一个离婚的女子

不该住在那儿，想必是她有钱的娘家资助的吧。津村决定利用公寓管理员回去后的夜间行事，如果那个男人要来，多半也在这个时间段里。

“如果处理不当，也许会从此失去了她……”津村躲在公寓前院的树丛里，望着灯光下庄重优雅的公寓楼，轻轻地自语道。他看到公寓的停车场上正停放着他卖给淳子的那辆进口跑车。

只要能维持这样的现状，什么责任都不用承担，还能以一周两次的频度在她的带领下去高级餐馆享用最美味的佳肴。作为一个男人，这是千载难逢的艳遇，我为什么非要采取杀鸡取卵的方式呢？津村非常清楚自己的举动是十分愚蠢的，他是个久经情场的老手，却没想到第一次为了一个女人会失去理智地发狂。

鸡蛋的美味自然不会忘记，所以他一心想独占这只母鸡，而且认定如果无法达到独占的目的，就会失去一切。

虽然说两人相爱了，但津村觉得自己更像是淳子的俘虏。

在淳子结婚的时候，自己处于偷情的地位，在她离婚后，自己依然还是偷情。偷情虽然可以，但不能忍受被别人玩弄。

津村确认四周和公寓里已经没有人影后，便快步向公寓的大门口走去。

为了避免电梯，他特意沿着消防楼梯拾阶上行。他知道淳子的住所就在三楼的末端，正好位于消防楼梯的出口。

此时，走廊上没有人影，津村确认了挂在门外的“淳子”名牌后，轻轻地按响了门铃。他把耳朵紧贴在门上，想听到房内的动静，但过了好一会儿也没有人出来开门。他再次按了一下门铃，房内依然没有回应。

这时，他突然发现房门并没有锁，轻轻一推，房门和门框之间竟然出现了五厘米左右的缝隙，而且看到里面也没有挂上防盗链。

津村心想淳子真是个大哈，只顾着和男人调情，竟然忘了锁

上房门。

于是，他干脆直接旋动门把手，门一下子开了。房间里没有亮灯，只有内部深处漏出些许微弱的光。

津村悄悄地钻进房间，随手关上了门。

淳子的房间并不大，似乎分隔得很复杂。津村率先进入了餐厅厨房。那儿也关着灯，有一缕光亮穿过阳台照射进来。他蹑手蹑脚地从餐厅厨房走向里面的房间，发现电视机和收音机都关着，房内一片静寂。

难道他们情事结束后正在睡觉吗？但是没听到睡觉的鼾声，津村终于察觉到房内的静寂有些异常。淳子出去了吗？她虚掩着门就外出实在太大了。

餐厅厨房的深处是面对阳台的客厅，客厅的旁边就是卧室。

津村心想淳子不在家也好，干脆利用这个机会把她的住所仔仔细细地看一遍，说不定房间里还留存着那个神秘男人的气息。

在客厅和卧室之间有一道连接门，门正半开着。津村走到连接门旁边悄悄地朝卧室里面窥望，看到了一张床和一个化妆台。

这时，津村发现床上好像有人躺着，心里倏地一惊：她果然在家里！

他原本想到现场抓个现行，但没想到淳子竟然老实地一人独睡着。

这时候，一个声音在津村的耳边响起：既然知道了这一切，还是趁她没有发觉之前赶快逃走吧，要是自尊心很强的淳子知道自己深夜潜入房间偷窥，是绝不会原谅的。

正当津村准备溜之大吉的时候，突然发现躺在床上的人竟然一动都不动，他不由得大吃一惊：她怎么啦？难道没有呼吸了吗？

津村定了定神再仔细察看，发现那个人毫无动静，好像冻住了一般。他顿时傻了，也像床上的“冻人”一样呆呆地站立着。

“淳子！”津村轻轻地喊着，直接走到卧室的大床边。

他再次惊呆了，发现淳子的颈部紧紧地勒着腰带，面部浮肿，呈酱紫色。

“啊，她被人绞杀了！”津村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叫。

刹那间，他觉得自己的思考能力僵化了，不知该如何是好。当他拿起床边的电话准备报警时，突然又把手缩了回来。自己不是合适的报警人，弄不好还会成为最大的怀疑对象。由于淳子一直希望不公开两人的暧昧关系，外界并不知道他的存在。在这个深夜，自己擅自进入一个年轻女人的住所，肯定会受到警方的怀疑。想到此，津村的眼前浮现出报上的大幅标题：“因小三插足，一个年轻的人妻（还没有确认离婚）死于非命，杀人者是为情而狂的汽车推销员。”

如果报上露了这样的桃色凶杀案，势必造成所有的顾客流失，也许在此之前就被汽车店开除了。他的名誉和以前创造的辉煌业绩都将化为乌有，人人都会谴责他和女性顾客的邪恶恋情，杀人的嫌疑将使他掉落万劫不复的深渊……

津村越想越害怕，如果现在就报警，自己将受到超乎想象的极大伤害。

恐怖和畏惧彻底打乱了他的正常判断力，继而产生了夺路而逃的扭曲心理。

于是，他赶紧回到门口，轻轻地开了一条门缝，发现走廊里没有一个人影后，悄悄地离开房间，顺着消防楼梯下楼，终于顺利地离开了公寓。

津村站在车辆稀少的马路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时候，他突然发现手里捏着一张小纸片，好像是半张电话记录纸。这应该是放在淳子卧室的电话机旁边的，可能刚才准备打 110 报警电话时无意识地拿在手里了。

在淳子的身边少了这张纸也许会引起警方的怀疑，但现在无法再送回去了。

津村决定暂且保留这张纸，赶紧驾车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自信驾驶技术有一套的津村很快驾车驶离了公寓区，但车刚过一个十字路口，冷不防从旁边蹿出一辆自行车。津村一时避让不及，车头正巧与那辆自行车相碰，坐在自行车上的一个女人当场倒在了马路上。

一时间，津村很想开车溜走，但考虑到对方可能读取了小汽车的车牌号码，只得赶紧急刹车，下了车问道：“你没事吧？”

津村发现那个女人才二十出头，在夜色里能看清整个白色的人形。

那个女人站起身，轻声回答：“没问题。”

看来她没有受到大的损伤，只不过一时失去平衡才掉下来的。

“对不起，是我的车没有及时避开，让你吃苦了。”津村首先表示了歉意。

“是我不好，骑车速度太快了。”那个女人也客气地回应道。

听她这么一说，津村有点不好意思，他这时已经清楚地看到了对方的面容。

“你好像受伤了。”津村关切地说道。

“没有，只是膝盖扭了一下。”那个女人说着，扶起了倒在地上的自行车。

“啊，你的车灯摔坏了，我要赔偿你。”津村发现自行车灯已经掉了，赶紧拿出几张一万日元的纸币递给对方。

“不用了，这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如果有可能，请给我一张您的名片。”

对于那个女人提出的要求，津村有些犹豫。原准备谈个赔偿的价钱，没想到会引出多余的事来，他想了好久，才勉强地